

王明蓀主編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三編 第二七冊

《漢書》歷史哲學（上）

劉國平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三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27 冊

《漢書》歷史哲學（上）

劉 國 平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書》歷史哲學（上）／劉國平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190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三編：第 27 冊）

ISBN：978-986-254-111-1（精裝）

1. 漢書 2. 歷史哲學

622.101

99001360

ISBN - 978-986-2541-11-1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三 編 第二七冊

ISBN：978-986-254-111-1

《漢書》歷史哲學（上）

作 者 劉國平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市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 年 3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漢書》歷史哲學（上）

劉國平 著

作者簡介

劉國平福建省連江縣（馬祖）人，1959年生，馬祖高中畢業，曾就讀台北工專土木科。預官役畢，即從事北迴鐵路拓寬工程，後考取鐵路特考及電信特考（土木建築）。1984年進中華電信，之後半工半讀，歷中興大學歷史系（夜間部）、中文系（主科二十學分）、逢甲大學中研所，最後畢業於臺灣師大國文所博士班。2001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次年離開服務十七年之中華電信，進入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目前為該校空間設計系專任助理教授。著有《華人社會與文化》、《司馬遷的歷史哲學》及〈史傳文學的理論建構〉、〈孔門三英與聖人之淚〉、〈「有教無類」是「現象表述」而非孔子「教育理想」說〉、〈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新析〉、〈論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老子無死地解〉及〈中國傳統醫家的醫德考察〉等論文十餘篇。

提 要

史著之思想意識，哲學思考，或隱或顯，或多或寡，但就歷史哲學言，終不可離「系統」二字。本論文之宗旨即在探討並重構《漢書》或班固之歷史哲學，而在《漢書》之基礎上，系統化論述其歷史思考。文分九章，都三十萬言。

首章緒論，先層遞的說明歷史哲學、歷史與歷史哲學、《漢書》歷史哲學三者之關聯意義，次及研究動機、態度、範圍與方法。

二章辨明《漢書》作者，以檢驗《漢書》歷史哲學，是否可視為班固一家之歷史哲學，間對前人之可能誤說作一辨析。

三章則先從前人之補續《太史公》、父祖之影響、宦途之挫折、帝王對歷史之重視與時代之需求，說明班固撰述《漢書》之史學背景；次從光武、明、章三朝之政治氛圍、儒學時代之來臨、士人政府之延續，以及讖緯之盛行等重要面向，析論時代之文化情境；再從史著之結構體例、內容範疇及撰述情感與心理三方面，闡述班《漢書》撰寫之限制與發展。

四章主要探求《漢書》之基本理念與撰述立場。分別從歷史之權勢人物、治國理念及典制考察撰者之中心思想；從「時代價值」析論班固之處世原則；從「價值判斷」探討其客觀的歷史意識，最後從歷史判斷，說明其撰述立場。

五章陳明《漢書》史料之來源、考證、選擇標準、解釋方法，並及《漢書》之歷史假設以及對歷史偶然之看法。

六章討論《漢書》之天人觀與通變觀。一則研究《漢書》天人思想之根源、理論依據、內涵及其對天人思想之外在批判。二則分析其究觀歷史變遷之目的、方法、內涵與其應「變」之道。

七章專論《漢書》經世思想。先從漢家政權之正當化、君權之起源、王道思想、封建制度與官僚體系等方面，對其政治思想作一系統性的論述，次從法理意識、刑法理念、犯罪原理及終極觀點四方面對其刑法思想做一哲學性之考察；最後對土地、糧食、貨幣、農商矛盾諸問題及其解決之道作一分析。

八章就廣義歷史哲學之視野，從《漢書》對文人地位之看法、對文章功用之主張、對美文條件之要求以及《漢書》之歷史想像與《漢書》之美等五方面說明其藝文思想。

九章結論，除將前述分章之研究作一綜合外，並對《漢書》在中國古代歷史哲學史上之意義作一定位。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論題淺說	1
一、歷史哲學之意義	1
二、歷史與歷史哲學	3
三、《漢書》歷史哲學或班固之歷史哲學	5
第二節 研究動機、態度、範圍與方法	6
一、動機	6
二、態度	6
三、範圍	7
四、方法	8
第二章 《漢書》撰者定位辯證	11
第一節 《漢書》與司馬遷之關係	12
第二節 《漢書》與諸好事者之關係	15
一、諸好事者所集時事能否成書之問題	15
二、諸好事者所集時事能否與固作相提並論之問題	17
三、向歆父子是否有意續《太史公》之問題	18
第三節 《漢書》與班彪之關係	20
一、從著史之精神考察	20
二、從史著之體制規模考察	23
第四節 班固並時或稍前之人參撰《漢書》之問題	25
一、前人成說之疑點	25
二、事實真相之還原	28
第五節 班昭、馬續與《漢書》之關係	31
一、《漢書》之完成及其流通之問題	33
二、〈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之問題	36
三、班昭、馬續與《漢書》補續之問題	37
第三章 班固撰述《漢書》之時代背景及其所受之限制與發展	43
第一節 班固撰述《漢書》之史學背景	43
一、前人之補續《太史公》	43
二、父祖之影響與本身宦途之挫折	49
三、帝王對歷史之重視	54
四、史學能量的久蓄待發	56

第二節	班固撰述《漢書》之時代文化情境	58
一、	光武明章三朝之時代氛圍	58
二、	儒學時代之來臨與士人政府之延續	65
三、	讖緯之盛行	68
第三節	班固撰述《漢書》之限制與發展	76
一、	結構體例	77
二、	內容範疇	79
三、	撰述情感與心理	86
第四章	《漢書》所展現之基本理念與立場	91
第一節	從人物與典制看《漢書》之中心思想	91
一、	從歷史之權勢人物考察	91
二、	從治國理念與典制考察	97
第二節	從「時代價值」看班固之處世原則	101
一、	明哲保身終始可述之理想	102
二、	知所進退量力而為之彈性	104
三、	實際行為與處世原則之落差	109
第三節	從價值判斷看班固之客觀意識	111
一、	誤解之澄清	112
二、	客觀之呈現	119
第四節	從歷史判斷看班固之撰述立場	127
一、	從「全史」與「我朝」考察	127
二、	從「理想」與「現實」考察	133
三、	從「集體」與「個體」考察	135
四、	從體用關係考察	137
第五章	《漢書》之歷史選擇與歷史解釋	141
第一節	《漢書》史料之來源與考證	141
一、	漢王朝之內外藏書與諸續《太史公》之作	141
二、	漢王朝保存之檔案資料	144
三、	班固接聞或親見之當代史事	147
四、	班固對史料之考證	149
第二節	《漢書》之歷史選擇	156
一、	價值之取向	156
二、	美善之標準	158
三、	鑑戒之標準	159
四、	新異之標準	160

五、真理之標準	162
六、《漢書》歷史選擇之缺失	165
第三節 《漢書》之歷史解釋	165
一、因果解釋與發生解釋	167
二、融通解釋	171
三、定性解釋與歸總解釋	172
四、演繹解釋與歸納解釋	176
五、其他解釋	178
第四節 《漢書》之歷史假設	179
一、歷史假設之可能依據	179
二、《漢書》歷史假設之三個層次	181
第五節 《漢書》對歷史偶然之看法	184

下 冊

第六章 《漢書》之天人觀與通變觀	191
第一節 《漢書》之天人觀	191
一、《漢書》天人思想之根源及其理論依據	192
二、《漢書》天人思想之內涵	195
第二節 《漢書》之通變觀	214
一、究觀歷史變遷之目的	214
二、究觀歷史變遷之方法	216
三、歷史變遷之內涵、關鍵及其應對之道	219
第七章 《漢書》經世思想之哲學考察	231
第一節 《漢書》政治思想之哲學考察	231
一、漢家統治政權之正當化	231
二、君權之起源與王道	234
三、封建制度與官僚體系	236
第二節 《漢書》刑法思想之哲學考察	244
一、法理意識	244
二、刑法理念	247
三、犯罪原理	254
四、終極觀點	257
第三節 班固經濟思想之哲學考察	259
一、土地問題與解決之道	261
二、糧食問題與解決之道	263

三、貨幣問題與解決之道	265
四、農商矛盾與解決之道	269
第八章 《漢書》之藝文思想與美之展示	275
第一節 《漢書》對文士之看法	275
一、文士偉大之層次	275
二、文心史筆之判分	278
第二節 《漢書》對文學功用之主張	280
一、諷諫	281
二、歌頌	284
三、觀盛衰與風俗之厚薄	285
第三節 《漢書》對美文條件之要求	287
一、靡麗	287
二、古典與實錄	288
三、巨麗宏富	290
第四節 《漢書》之歷史想像	291
一、歷史想像之必要	291
二、《漢書》歷史想像舉隅	294
第五節 《漢書》之美	296
一、直敘其事的神靈活現	297
二、抽象具象之俱擅妙場	299
三、營情造境之美感天地	302
四、對話應用之恰當生動	303
五、稱官繁辭之古雅可親	304
六、音聲節奏之朗暢如流	305
第九章 結 論	309
第一節 《漢書》可否視為班固一家言之問題	309
第二節 《漢書》之成書及其所受限制與發展之問題	310
第三節 《漢書》之基本理念與撰述立場之問題	311
第四節 《漢書》歷史選擇與歷史解釋之問題	312
第五節 《漢書》天人與通變思想之問題	313
第六節 《漢書》經世思想之問題	314
第七節 《漢書》文藝思想之問題	315
第八節 《漢書》歷史哲學定位之問題	316
參考資料	31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論題淺說

一、歷史哲學之意義

人之所以自覺其爲人，是因爲他能「思考」，而思考必然含有「歷史性」，否則人就不具有思考的基礎。人生又永遠在決定著下一步要如何走。在一個行動開始之前，他一定有個判斷。所有的判斷造就了行動，所有的行動累成了歷史。從幾千幾百年生活的經驗中，有人學會了長遠的思考，這種思考不斷的擴大加深，而終至對人類全體歷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可能發展加以綜觀。在歷史的長河中，一些人「想像出一種連續的決定論」〔註1〕，去解釋人類歷史的進化與規律。他們「排除偶然事件，壓縮多元性並描繪出一幕演化過程或者一種宿命的辯證法」〔註2〕。然後從歷史進化與規律之中，說明了歷史到底有何意義？最後將何去何從？並且連帶的決定了歷史的性質。凡是探究以上這些問題的學問，就叫歷史哲學。這是西方傳統上對歷史哲學一詞的定義。這種意義的歷史哲學，是專指整個歷史過程之純思辯處理，而處理之目的，則是企圖一勞永逸地揭發歷史的秘密〔註3〕。然而在他們提出歷史解

〔註1〕法國的批判歷史哲學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認爲科學制訂出一種不連續的決定論，而哲學則想像出一種連續的決定論。見張文傑編譯之《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科學與歷史哲學》（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頁85。

〔註2〕見同註1。

〔註3〕W. H. Walsh 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頁4。

釋與因果關係等理論的同時，某些人也考慮到是什麼力量促使歷史奔向目標。也就是說「歷史的動力是什麼」這個問題，也納入探討的範圍。

隨著人類知識的進步，尤其是科學的發展，引發某些人去重新檢視歷史思考的方向，使得歷史哲學的意義，有了重大的轉變，而注意的焦點，也移轉到下列的四類問題之上：（一）是關於歷史知識性質之問題，即歷史與其他類型的知識有何不同？又有何關係？（二）什麼是歷史的「真實」？它與「歷史事實」有何關連？（三）歷史的客觀性如何？或者說能否建立如科學般之客觀性？（四）歷史解釋的性質是什麼？歷史解釋有無特殊性？是否歷史解釋只有一種，就是科學演繹的普遍解釋〔註4〕。換言之，探究類似以上有關歷史知識方法等問題的學問，也成了歷史哲學的新內容，但他們並未放棄歷史哲學的傳統意義，而稱新的這一部分為「批判歷史哲學」。

二十世紀前期，由於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的影響，導致一些學者開始以解析的觀點去探討「歷史知識」的理論基礎。他們所持的利器是分析哲學的工具，包括了符號邏輯、語言哲學、科學哲學等。由於前此批判歷史哲學已提供了研究的素材，因此，他們的重點也集中於三大部分，即：「歷史解釋」、「價值判斷」及「方法的個體論與整體論」等，這就是所謂的「分析歷史哲學」〔註5〕，也是批判歷史哲學的另一支派。

必須說明的是，批判歷史哲學後來在法國，又有馬魯（Henri-Irence Marrou, 1904～？）將之與歷史編纂學融合。之後存在義歷史哲學興起，代表人物為德國之雅士培（Karl Jaspers, 1883～1969 A. D.）及法國之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A. D.）。其後以李維斯特勞斯（Clande Levi-Strauss, 1908～？）及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A. D.）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興起，自此西方歷史哲學轉而強調歷史敘述之結構與意義。

近數十年來，人類在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心理學、人類學與哲學等知識的整合上有長足之進步。新的思潮，如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理論及後現代主義等亦波瀾壯闊，加以資訊流通迅速，社會極速多元衍異，歷史哲學家或史家也從各個層面、角度、方向，甚至逆向來考察歷史，至此幾乎「一切與歷史有涉的哲學性思考」，皆可納入歷史哲學的範疇，甚至包括對歷史本身之懷疑乃至否定在內。

〔註4〕 此四類問題之歸納，參見註3，頁8～17。

〔註5〕 黃進興著，《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頁120～132。

至於國人對歷史哲學之定義，依有《歷史哲學》專書論著之學者，例如羅光與牟宗三先生之書看來，前者不出西方傳統意義與批判歷史哲學之範疇〔註6〕，後者則認為：「所謂歷史哲學就是以事理與情理為對象而予以哲學的解釋。」〔註7〕此大體是發展王船山《讀通鑑論》與《宋論》之史論之方式而來，王船山論史事，常依事理或情理，就一事或類集數事而論之。牟宗三則貫通數十百年，就一代或數代而言之。其書既名歷史哲學，故其所謂「事理、情理」亦以史著所載為限。牟氏之定義，較為新穎，範疇亦頗廣泛，但仍不出「一切與歷史有涉的哲學性思考」之最寬廣界域。故而本論文即以「一切與歷史有涉的哲學性思考」此一指涉，界定歷史哲學之意義與論述之範疇。

二、歷史與歷史哲學

無始以來的時空包納了所有的賢庸愚智、貴賤善惡、幸福災難、愛恨情仇以及風俗習性、朝代更迭、人事滄桑、割據分裂、創制建設、破壞毀滅等等，這一切的過往，就叫「歷史（真實）」。當這一切被當成研究的對象之時，就成了「史料」或「史蹟」，所有被證立的史料或史蹟，則叫作「史實」或「歷史事實」，將史實加以揀選而予以特殊的聯繫編排所得之結果，就叫「史著」，也就是一般人所認為之「歷史」。當「歷史著作」被視為「歷史」時——尤其是像《史記》、《漢書》這樣的權威史著，被視為「歷史」時——歷史著作就成了「歷史的墳場」。因為他幾乎掩蓋甚至埋葬了其他所有的真實，除了作者本身有限的精力與如豆的目光（相對於過往的歷史時空）所及的範圍之外。而就算這樣「狹窄淺薄」（相對於整個的歷史過往）的歷史著作，卻還不見得是一定之論，因為每個人都有其不同的社會背景與學術情境所造成的意識形態。所以對同一歷史事件，就有不同的看法與想法。然而正因為這樣的不同，突顯了史家歷史思考上的差異，而歷史哲學於焉萌立。蓋歷史思考不斷的累積與深化，如能建構一種有中心思想的思考體系，即成為一種哲學。所以：「歷史著作」是「歷史」的「墳場」，也是「歷史哲學」的「搖籃」——尤其是「正史」這一類的史著。

「歷史著作」盡管是歷史過往的墳場，但「墳場」一詞，至少意味者它是有系統或有秩序的掩埋了一切的歷史過往；從另一觀點而言，「墳場」也終

〔註6〕 見氏著，《歷史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註7〕 見氏著，《歷史哲學》，〈自序〉（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頁2。

究留下有用的東西，成為人類歷史之瑰寶，如果沒有這些史家，則歷史過往的意義與「自然的散亂葬野」也就沒有什麼分別了。在此，歷史就是過去；就是消逝；就是死亡，成了唯一的解釋，甚至根本沒有解釋；人類不獨沒有史家，也沒有「歷史」這個觀念了。

史家是歷史過往的「淘金手」，他大體知道那些東西該予保留，那些該予放棄，他也是歷史過往之「知音」，他大略地知道歷史之「主要過程」，也知道歷史的「變遷機轉」，更知道歷史之「峰谷起伏」——儘管在他有限的視野中。

搖籃用於培育生命，但生命亦有可能夭折於搖籃，搖籃亦不見得時時刻刻皆有生命在其中，同樣地，有些歷史著作有充沛外顯的哲學意識、系統思想，有些歷史著作之哲學意識、系統思想，則較為隱微，較為貧乏。但如雅克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說：

歷史哲學像半馬半人的怪物，它的名稱就是一個矛盾，因為歷史是在同一層次協調（history coordinates），因此是非哲學的；而哲學則是在高一層次駕馭（philosophy subordinates），因此是非歷史的。先談哲學：如果它要盡力直接解決巨大的人生之謎，就要高高的超越於歷史之上，而歷史最多是不完全地，間接的追求這一目標。但是，這必須是一種真正的哲學。〔註8〕

就不免有些武斷。相對於歷史，人們一生所知道、經歷的一切既有限，則如何有解決巨大人生之謎的真正哲學？哲學不過是「能說出一種道理來的成見」而已〔註9〕，而歷史哲學就是基於歷史，對人生、人類所提出的一種有系統之

〔註8〕 見 Jacob Burckhardt 著，施忠連譯，《歷史的反思》（Reflections on History），第一章〈緒論〉（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7月），頁2。

〔註9〕 金岳霖說：「我以為哲學是說出一個道理來的成見。哲學一定要有『見』……哲學中的見，其理論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設，或者是信仰，嚴格說起來，大都是永遠或暫時不能證明與反證的思想。」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附錄〈審查報告二〉（臺北：藍燈文化公司，1989年），附錄頁1。

的確，以人生哲學而言，面對人生，人們該完成德性我，抑是情意我，或絕對保護肉體的生命？人們是否需要守信（即便是對敵人）？或是守大節，而出入小德？什麼是大節，什麼是小信？自由、愛情、麵包，三者孰重？……許多問題，即使遍讀古今之書，也沒個標準答案，那麼人們是否該主張境遇倫理學？是否該對一切問題，持相對或懷疑的態度？如果人生可以有個終極的答案，那所有的人，只要讀那些書就可以了，這世間何來衝突，何來矛盾？但哲學絕對有其意義與價值，他讓人們對每一面向的思考與根底的問題，有

思考或「成見」。至於此思考或「成見」，是否能「切確地」對治歷史與人生的難題，則非所問。班固按照他自己的意見思考歷史乃至人生，這可能就是他藉以渡過一生的精神途徑或生活準則，即使有所變化或遺忘，至少他曾經這樣的想過、活過。

秦始皇帝之游會稽，渡浙江，項羽與其季父俱觀，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劉邦則於繇役咸陽時，恣意觀察秦始皇行跡，而欣羨的道出「大丈夫當如是也」。萬中選一的兩人，如同史家，面對同樣的一個場景，卻有不同的思考。自然同一撰述的對象，不同的史家亦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與描述。這種看法、描述、甚至選材上的差異，構成不同的歷史哲學。當史家落筆為文的當下，他對史事的想法、看法、解釋、判斷，以及一切哲學性、系統性的思考，早已如影隨形的貫注或附著於歷史的論述之中了。所以有歷史，就可能有歷史哲學，至於歷史哲學如何可能，牟宗三先生之《歷史哲學·自序》〔註10〕已有清楚之說明，這裡就不在重複了。

三、《漢書》歷史哲學或班固之歷史哲學

《漢書》有其作者，作者有其思考、思想。本論文名為「《漢書》歷史哲學」，自是考察《漢書》作者，對西漢歷史事理，所做之哲學性思考或解釋而言。《漢書》雖前有所承，但一經班固選用剪裁認同，即可視為班固之歷史哲學。然《漢書》仍有多人共述與補續之疑慮，其所呈現的歷史哲學或思想，能否統一，有否矛盾，即成問題，如果有矛盾存在，則顯見思想之不同，如此即須分判何種思想，屬於何人，並說明所以歧異之故，這樣才算克盡全功。而《漢書》如可視為班固一人之作，則亦可稱「班固的歷史哲學」。不過不論如何，此二者都必須先解決、澄清一個問題，是即《漢書》的作者有那些人，可否視為班固一家之作？

然而，不論是「《漢書》作者群」，或是「班固一個人」的「歷史哲學」，基本上都在檢驗《漢書》內容中，有著什麼樣的歷史哲學，或有那方面涉及歷史哲學的問題，值得去論述。而不是以某個學派或某種意義的歷史哲學，反過來籠罩它。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則本論文的題目應該是：「從某某流派的歷史哲學看（班固的）《漢書》」，而非「《漢書》歷史哲學」或「班固的歷史

深入的了解，並逐步的開發了人類思考所難以迄及之境地，充實人們的心靈，提升人類的境界。

〔註10〕見同註7。

哲學」。換言之，主題是「《漢書》」或是「班固的」，而不是其他「某一流派」的歷史哲學。

第二節 研究動機、態度、範圍與方法

一、動 機

在司馬遷寫了上自軒轅，下迄漢武的《史記》之後，有志踵武史遷，接續武帝後之漢事者，面對《史記》，除了驚訝與崇敬之外，多少也有些壓力，因為司馬遷已建立起一種「典範」。「典範」讓人依循，卻也限制了「方法」、「方式」與「方向」。不過，僅僅百餘年之後，班固就接續了武帝以後的歷史，並溯自劉邦，終於王莽，寫下一部堪與「典範」相提並論的《漢書》。讓人好奇的是《漢書》記載武帝以前的部分，年代上與《史記》有重疊之處，如何處理這重疊的部分，不但曾經是班固的問題〔註 11〕，也是吾人所極欲了解的一個重點。且《史、漢》向來並稱史書雙璧，對《史記》有了粗淺的研究與了解之後，自不免對《漢書》也有相同的期待。而且個人對兩漢學術頗有興趣，《史、漢》又是兩漢學術之根底，順理成章、依勢為便，自然繼《史記》之後，就以《漢書》為研究之對象了。

二、態 度

看完《漢書》，我驚訝的發現，馬、班的著史理念與精神，竟有這樣大的差異。我曾設想，如果我先讀的是《漢書》，而非《史記》，我將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我深切反省「先入為主」的影響，試圖排除這些干擾因素，冷靜的面對《漢書》，或是班固。這是研究這個論題的一個基本態度。而一篇研究史家思考及觀念的論文，客觀性與確實性尤為重要，以免理非「真理」、據非「切據」。因此本論文所抱持的研究原則有二：一為「清查終極觀念」，一為「檢視所有論據」〔註 12〕，而要達成此一目標或水準，則需全面檢視相關的資料。舉個例子，一般提及班固尊漢，莫不舉《漢書·敘傳》的一段話為說：

〔註 11〕班固起初本非有意寫一代之史，其所為者，只不過整理綴集漢武以後之史事，以續遷書而已。說見第二章。

〔註 12〕此二原則來自懷海德（A. N. whitehead, 1861~1947 A. D.）著，傅佩榮譯，《科學與現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rden world）一書之前言（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 年），頁 1~3。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異聞，以述《漢書》

以爲此乃班固明言著書動機，甚至以爲班固因尊漢而著《漢書》〔註13〕。難以否認班固此言有尊漢之意，但是，當渠等下此斷語之時，可曾考慮，班氏此言爲一體面話，爲一與司馬較勁之言？可曾考慮此言之邏輯性，是一定要先「巍巍乎其有成功」，而後才「煥乎其有文章」？還是雖如春秋之禮崩樂壞，周室之衰微難支，照樣可以有孔子的《詩、書、禮、樂、春秋》，這樣的煥乎文章？班固真認爲漢家「其有成功」，還是也有藉漢家之事，顯表己身之意？或許某些研究論著也曾提到〈答賓戲〉中，班固「婆娑庠術藝之場，休息庠篇籍之囿……用納乎聖聽，列炳於後人」的著書用意，但是否也注意到《後漢書·梁統·梁竦傳》的一段記載：

竦閉門自養，以經籍自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這句話意涵很清楚，班固《漢書》亦有意乎？如果這些層面都照顧到了。然後再下結論，再做斷案，是否較爲正確，較爲周延？又如，《史記》有〈扁鵲倉公列傳〉，《漢書》刪之。班固爲何刪除，容或見仁見智，但合理有據，應是起碼的要求。你可以說《漢書》頃向上層，《史記》兼照下層，這是「論述傾向」說，由歸納而來，自是不錯，但〈扁鵲倉公列傳〉所述，是否與班固之時的當代醫學技術吻合，也該是考察的一個方向，如果與醫術事實相去過遠，刪之亦不無道理。最後吾人再回頭反思，設使扁、倉果不足傳，則馬遷爲何爲扁、倉立傳？這是否與馬遷受宮刑有關？也就須要考慮了。唯有如此徹底反覆的思考，才能清楚的了解《漢書》或班固的真正想法。

三、範圍

本論文以《漢書》爲論述歷史哲學之範圍，《漢書》中所收班固之文章，自當當作歷史之思考來處理，而以此二者作爲論述之主證。至於班固其他的

〔註13〕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頁477。

文章〔註14〕，因他自己未將之收入《漢書》，故這些篇章，於歷史哲學方面之論述，僅從文藝思想或美學的角度予以處理。

四、方 法

清查終極觀念的原則，其實也是處理材料之步驟，既然本論文以《漢書》之歷史哲學為研究對象，則首需詳讀《漢書》（看到洪邁讀《漢書》至百遍以上，我不禁心生敬畏）〔註15〕，並及《史記》與《後漢書》。唯有徹底的熟讀《漢書》，方能發現問題所在，從而架構論述系統。當然，論述系統中，一些子系統的問題，也有人觸及過，其說法自可參考。而如有錯誤，亦順予辨明。至於本論文處理架構系統問題之方式則可析述如下：

（一）察背景探淵源

前已言之，不同的史家對同一論述的對象，同一歷史過往有不同的看法。然則，是什麼導致史家對「歷史過往」的看法與想法產生差異？這可分為三點來說：首先，是「過去的」因素：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所學，他們的師友，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情感強弱，一切他們所經歷、所擁有，以及他們所活過的時代背景等等的不同，所造成的理念差異。其次是撰述的「當下」或「現在」的因素：就班固而言，要他撰史的明帝，他的蘭臺同事，他的宮庭朋友，當時的朝政、當時的民生、當時的學術環境以及自己當時的道德、良心、責任感等等。其三，是未來的因素：包括他們考慮到史著面世後，世人之稱美、批評，甚或是前途的明暗與自身的安危等等。必須說明，這是可能的，孔子不也以爲，後世知渠者以《春秋》，罪渠者亦以《春秋》嗎〔註16〕？既然，這三方面的因素與力量決定史著之面向、內容與深度，也決定他的歷史哲學。故研究一個史家的歷史哲學，首須探察此一史家之學術淵源與時代背景。當然也包括了文化情境與寫作氛圍。

（二）明原則標特色

研究歷史哲學，一定要先抓住核心問題，也就是史家的基本理念，包括

〔註14〕 這些文章王明通《漢書導讀》（臺北：康橋出版社，1987年）的前言已詳列，可參看。

〔註15〕 見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一〈漢高帝祖稱豐公〉條：「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743。

〔註16〕 《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